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斬鬼傳
第三回 咸司馬計救賽西施 富先鋒箭射涎臉鬼

詩曰 花簾入影日正長，閑評人事費商量。
英雄既短豪梁氣，冒失還疏訓誡方。
不斷多情綿似帶，自乾自面厚如牆。
劍鋒不惜誅邪手，纔覺青天分外光。

話說鍾馗拜謝了彌勒古佛，回至方丈，就要收拾行李起程。那知客再三款留，說道：“老爺到此，貧僧並無點水之情，今日聊備小齋，少伸寸敬。”鍾馗與二神祇得坐下，等了半日，方纔放下桌兒，又等了半日，方纔托上茶來。看看待至日落時候，又纔托上幾碗菜來，急的這知客不住的往來催督，鍾馗不覺勃然大怒，道：“汝既留俺，為何這等怠慢？”知客道：“告老爺得知，就是那前日所言的新來火頭懶惰，每日睡至日出三竿，每夜磨至三更以後。至於出言行走，都是丟油撒水，就像害癆病一般，所以把齋饌遲誤。望老爺寬恕。”鍾馗道：“叫他來，俺看是怎麼一個火頭。”那知客喚了半日，那火頭纔慢條斯理的走將進來。眾神舉目觀看，怎麼模樣，但見：

垂眉落眼，少氣無神。開言處，口如三緘，舉步時，足有千斤。虎沒前來，量不肯大驚小怪，賊如後至，又豈能疾走忙行。心和氣平，好似養成君子；手操足並，真如得道天尊。正是：出髓玉莖堪作弟，傾糧布袋可為兄。

鍾馗看見，便按劍大怒道：“汝是何方人氏？從實說來，免汝一死。”那火頭不慌不忙，上氣不接下氣，說道：“念小鬼原非人類，本是冤魂。祇因那年做些買賣，要趕程頭，不想眾人性急，都老早去了。俺起來時，已是紅日半天，祇得獨自前往。誰想路途遙遠，直走到黑。忽然遇見一個皮臉鬼賊，將俺的行李盡數奪去。俺正要趕去，又被一條淹蛇將俺纏住，纏得俺少氣無力，不覺死去。指望告訴閻君，不料走到陰司，閻君又退殿了，祇得權在這寺中圖些嘴腹。此是實情。”這幾句話說了半日，方纔說完。鍾馗道：“俺待要殺了你，你又無惡。待要不殺，實實惱人。”正在沉吟之際，一人突然進來，將溫屍鬼撞了一跌，也不管上下，也不分南北，坐在上面，舉箸就吃。眾神見了，俱吃一驚，看鍾馗道：“據汝說來，莫非是溫屍鬼麼？”火頭道：“正是。”他怎生模樣：

本非傲物，恰像欺人。有話便談，那裏管尊卑上下，見酒就飲，並不識揖讓溫恭。東溝犁，西溝耙，說將來全無根據。做事前不遮後，管甚周詳。一任性子闖下禍，方纔破膽；三分粗氣弄出殃，始覺寒心。正是：但知天下無難事，不信乾坤有細人。

你道此人是誰，原來就是簿子上邊所記的冒失鬼是也。當下冒失鬼坐在上面自吃自飲，這鍾馗看的大怒，道：“這人來的這等冒失，俺有個法子在此。”眾人道：“有何妙法？”鍾馗道：“他二人溫屍的溫屍，冒失的冒失，俺將他兩個平處一番，叫他溫屍雜上一半冒失，冒失攬上一半溫屍，也是個損多益寡之法。”咸、富兩神道：“主意固好，祇是怎麼平處的來？”鍾馗道：“不難，不難。”拔劍來將兩個鬼一劍一個劈成四半，再合自然易成。祇見兩個鬼，溫屍的也不溫屍，冒失的也不冒失了，竟成一對中行君子。眾人無不歡喜，都言鍾馗有為天造化之手。祇是把寺中和尚唬得咬指，以為神人出世。二鬼拜謝而去。眾僧愈加恭敬，又留住一宵。

次日，整肅陰兵，跟定蝙蝠，作別了眾僧，往前再走，走夠多時，祇見通風老人坐在那裏嘆氣，見鍾馗眾神大喜，道：“老爺們請到寒舍獻茶。”鍾馗道：“老者何人？”咸淵道：“此即通風老人也。前日擒搗大鬼全憑他。今日因何在此納悶？”通風道：“一言難盡。自從誅了搗大鬼之後，祇當老爺們駕已行了，絕無相會之日。不想今又得相遇，實是三生有幸！”咸淵道：“你不知搗大鬼又調了兩個兄弟，十分厲害，和他戰幾場不能取勝。幸遇彌勒古佛，一口吞下腹中，方纔罷手，所以耽誤了許多日期。但不知你女兒比從前好些麼？”通風道：“說來話長，請到寒舍細講。”於是眾神跟著通風走入草堂裏去，祇見親友慶賀壽幛一副，文理半通，下邊放著一張珠紅小桌，漆皮已去了一半。牆邊都是囤，則囤著茭子、黑豆。門背後放著些農器，無非是柯、杈、耙。看了一回，鍾馗坐在上面，咸、富二神坐在兩旁，通風下面陪坐，其餘陰兵將營扎在村外。

須臾，吃了茶，咸淵又問起通風女兒之事，通風道：“自從老爺去後，一日不甚一日，看看待死，老漢再三盤問，小女方纔說，果有個鬼魔纏繞。問他根由，原來有個無恥山、寡廉洞，洞中有個鬼王，叫做涎臉大王。那涎臉大王有四個徒弟，一個叫做齷齪鬼，他專會吃人，真有毛不拔之本事。一個叫做仔細鬼，任他賊打火燒，他總不肯舍半文錢，這兩個好生厲害。還有一個急賴鬼，無甚本事，祇憑急賴。又有一個綿長鬼，那綿纏鬼就是纏小女的鬼魅。他這四個鬼領了涎臉大王的教訓，益發如虎添翼。如今這綿纏鬼將女兒纏的九死一生。老漢無兒，止有此女，倘若纏死了，俺老夫妻兩個叫何人送終？”說道傷心之處，淚如雨下。鍾馗道：“你女兒教甚名字？”通風道：“小女叫賽西施，祇因生的有些姿色，與西施相似，所以取此二字。吳國西施住在西湖芋蘆，得水之精而生，我女兒住在這裏，得山之秀而生。山水雖別，靈氣卻同，所以叫做賽西施。老漢見他生的嬌媚，愛如掌上明珠。那日散村賽社，扮些三官戰呂布的故事，小女出去看看，不想被此鬼看見，就纏上了。專望老爺搭救。”說著跪在地下。鍾馗道：“斬鬼是俺的本分，不必如此。你且引我看看你女兒動靜，方好行事。”

通風於是起來，引著鍾馗進了臥房，將他女兒一看，果然生的十分標致。但見：

眉如新月，縱新月那裏有這般纖細？眼如秋水，即秋水也沒有這樣澄清。臉賽桃花，便桃花猶嫌色重。腰同楊柳，就楊柳還覺輕狂。祇可惜生在荒村，一顆明珠暗投瓦礫。若叫他長於金屋，千般粉黛難比嬌嬈。蹙蹙眉尖，真是捧心西子；懨懨愁態，還如出塞王嬙。便是那：

王維妙手猶難寫，況我老拙無才怎便描。

鍾馗看了他女兒，心下想：“怪不道鬼纏他，真個生的標致。”因問通風道：“那鬼甚時候來？”通風道：“但到夜他就來了。”鍾馗道：“這等，你備些酒來，俺們就在你女兒外間等他。”那通風欣然整辦去了。須臾酒至，鍾馗與咸、富二神就都在外間飲酒閑談。果然到更深時候，簾外一陣陰風，那鬼來了。有詩一首，道此鬼形狀：

不是風流不是仙，情如深水性如綿。

若非涎臉習學久，怎的逢人歪死纏。

且說這綿纏鬼跨進門來，見有人在，撒身便走。富曲隨後趕來，舉刀便砍。那鬼吃了一驚，閃過身子，隨手將一條紅絲繡帶望空一擲，說是遲，那時快，竟將富曲纏住。鍾馗看著大怒，道：“小小鬼頭，就敢弄此纏人之術。”提著寶劍趕上前來。那綿纏鬼空手無措，祇得打了一個筋斗去了。鍾馗割斷繡帶，放開富曲，向通風道：“料此鬼今晚必不來了。”通風道：“不然，老漢也曾毀罵他，他領了涎臉大王的教訓，祇管歪纏，並沒廉恥。老爺不信，倒怕轉刻即來也。”話猶未了，祇見綿纏鬼果然拿著一條死蛇又來纏繞。鍾馗提劍迎上前就砍。綿纏鬼就將那條死蛇當了兵器，祇管左右盤旋，遮架寶劍。不提防被他擲起死蛇，又將鍾馗纏住。富曲慌忙上前砍他，他又是一個斤頭跑了。富曲將纏住鍾馗的死蛇割斷，擲於地下。那綿纏鬼又來了，富曲祇得又與他交戰，竟如此纏了半日有餘。或拿活蛇來纏，或拿死蛇來纏，急的鍾馗暴跳如雷，咸淵道：“俺想出一條妙計來了：與其他纏俺，不如俺纏他。”鍾馗道：“他滑溜如油，怎麼纏的他住？”咸淵道：“不難，不難！俺這條計叫做以逸待勞之計，還要用通風的女兒。”通風道：“如何要用小女？”咸淵向眾人附耳低言道：“必須如此如此。”鍾馗聽了大喜，道：“還是司馬見識廣大，雖孫、吳復生，亦不可及也。”通風於是將此計合與媽媽，媽媽轉說與賽西施，賽西施道：“羞羞答答，怎麼做出來？”媽媽道：“兒呀，但得性命，那怕害羞。”賽西施祇得含羞應允。通風出來回復了鍾馗，鍾馗與咸、富二神同通風藏在後面，閑談飲酒不題。

且說那綿纏鬼到了晚間，悄悄的前來。見靜悄悄無人，心中想道：“想是去了。”看房中時，燈花半明半滅，聽時，微微有嘆息

之聲。這綿纏鬼遂大著膽子走進房中，問賽西施道：“你家烏鍾馗何處去了？”賽西施道：“因戰你不過，今日去了。你一向不進房來，叫奴家終日盼望。”綿纏鬼道：“我恨不得寸步不離你，祇因他們在，不得進來。”於是雙手摟住就要求歡，賽西施道：“你且休要性急，奴家因你交歡不久，不能滿奴之意。如今想出一個法兒來，做下一條白綾帶兒，勒在那個根下，自然耐久。待奴取出來，和你試試如何？”把個綿纏鬼喜的心花都開了，親了一個嘴，道：“誰知親親這等愛我？”賽西施遂將帶子取出來，綿纏鬼連忙將褲子解開，賽西施連忙將帶兒套上，盡力一束，綿纏鬼道：“慢些、慢些，勒的生疼。”賽西施道：“越緊越好。”又盡力一束，打個死結。看綿纏鬼已是疼的發昏，不能脫去，遂高聲叫道：“綿纏鬼已被我纏住了。爺爺們快來！”鍾馗等聽見，便擁出來，把綿纏鬼斬了。富曲拍手大笑，咸淵道：“你笑甚麼？”富曲指著通風道：“我笑他家專會捉人根子。那搗大鬼被他拋出根子來，這綿纏鬼又被他女兒捉住根子，怎麼你父子二人這等會尋人根子？”通風笑道：“你不知俺一家老實，不會找俏做事。但凡事都要從根子上做起來。”說的眾人大笑。這裏通風整備酒席，款待鍾馗等不題。

且說那涎臉鬼在無恥山寡廉洞中為王，身邊有個軍師，見識精詳，施為妥當，人因此起他個混名，叫做伶俐鬼。這伶俐鬼和涎臉鬼閑談，涎臉鬼道：“連日不知怎麼，不見綿纏鬼來。”伶俐鬼道：“不消說起他們。自從得了大王法兒，各人祇顧各人，何嘗孝敬你來？那齷齪鬼倒要粘你的皮去，仔細鬼不肯舍他的半文錢。至於急賴鬼，無事不急賴，綿纏鬼，無日不綿纏，他們不來是你的造化。想念他們怎麼？”涎臉鬼道：“你說他們討俺的便宜，難道俺就不能討他們的便宜？俺拿上這副涎臉尋上門去，任他齷齪、仔細、急賴、綿纏，定要尋他些油水。今日便閑暇無事，你權管山洞，待我先尋綿纏鬼一回，有何不可。”伶俐鬼道：“任憑尊便。”那涎臉鬼隨了他那副涎臉出了寡廉洞，下了無恥山，前面還有一道唾沫河，過的河來，遠遠望見一座破廟，廟旁蓋一座茶庵，齋題上寫著四個大字，是“施茶結緣”，這涎臉鬼再看那破廟時，十分狼狽。怎見得：

穿廊塌倒殿宇歪斜。把門小鬼半個頭，他還揚眉怒目。值殿判官沒了腳，依然是拏肚撐拳。丹墀下，青蒿滿眼，牆頭上，黃鼠窺人。大門無匾，辨不出廟宇尊名，聖像少冠，猜不著神靈封號。香爐中滿堆上梁上漏土，供桌上，卻少了案前花斗。多應是懶惰高僧，不男不女閑混帳，辜負了善心檀越東奔西走費經營。正是：若教此廟重新蓋，未必人來寫疏頭。

涎臉鬼走上茶庵，祇見兩個閑漢在那裏搗喇，這涎臉鬼也坐在凳上，施茶和尚托出三盞茶來，一個問道：“你這茶庵鄰著這座古廟，晚間就不怕鬼麼？”和尚道：“怎麼不怕？祇是關了門，不理他也就罷了。”旁邊人道：“你們又說鬼呢，俺那村通風老兒家一個女兒，生的千嬌百媚，教一個甚麼綿纏鬼纏住，纏的看看待死。也是他命不該絕，忽然來了一個鍾馗，領著許多兵將，端端尋著斬鬼。昨晚竟將這綿纏鬼斬了。”涎臉鬼聽了此言，暗吃了一驚：“怪道他許多時不來。”問那人道：“老兄這話可是真麼？”那人道：“怎麼不真？我在他隔壁住，親眼見的。”這涎臉鬼聽得，便忙似喪家之犬，急急若漏網之魚，跑回山來。

伶俐鬼接著道：“為何這等氣色不善？”涎臉鬼道：“俺聞一樁可慮之事，回來和你商議。”伶俐鬼道：“有甚麼可慮之事？”涎臉鬼遂將那個人的話述了一遍，道：“既說端端斬鬼，咱們都有些鬼號，萬一尋將來，如之奈何？不如俺們先下手為強。”伶俐鬼道：“非也，他是過路到此，必不久住。俺們且關了洞門，躲避幾日。待他過去了，再揚眉吐氣不遲。古人云：知彼知己，百戰百勝。此是兵家要訣，不可造次胡行。”涎臉鬼道：“我的意思，一者與綿纏鬼徒弟報仇，二者滅了他以絕後患。怎麼你總是這等說，豈不是長他威風，滅自己銳氣乎！”於是將伶俐鬼洋洋不採，竟轉入後洞去了。這伶俐鬼滿面沒趣，嘆口氣道：“向日投了楞睜大王，指望成些大事，不想楞裏楞睜不足與有為。今番來到這裏，見他臉皮甚壯，可與共事，不想又是有勇無謀之輩，除了厚臉，別無可取。眼見的禍緣林木，殃及魚池也。古人云：良禽擇木而棲，賢臣擇主而事。我聞的風流鬼為人個儻，俺不免棄此去彼便了。”於是收拾行李，悄悄出了寡廉洞，竟投風流鬼去了，按下不題。

且說鍾馗飲酒中間，說起綿纏鬼的師傅乃是涎臉鬼，鍾馗道：“俺務必也斬了他纔好。但不知那無恥山在何處？”通風道：“想必也不遠，我們慢慢訪問。”說話間，祇見蝙蝠早已飛起，鍾馗喜道：“兀的不是向導去了。”遂起來別了通風，與咸、富二神率領陰兵，隨著蝙蝠往前競走，中間一條大河攔路，但見：

青泡遍起，白浪頻翻。青泡遍起，依稀好似蘑菇；白浪頻翻，仿佛猶如海蜇。峽口由於唇吻，源頭出自丹田。渾波濁器不煎茗，黏水粘船難渡客。這壁廂足跡滿岸，恍惚聞足踢之聲；那壁廂指影盈堤，儼然暗拳搖之狀。就隱士文人也定有幾點唾添，還說些寡廉無恥的字樣。若凡夫俗子竟舍得滿團益上，猶帶著賠嫁伴娘的言詞。正是：

要知如此真來歷，盡在攢眉切齒中。

鍾馗喚土人問，土人道：“此河名為唾沫河。從前本無此河，祇因這無恥山寡廉洞裏出了一個涎臉大王，惹得人人唾罵，唾罵積聚多了，遂流成這道大河。河面雖寬，其實不深，老爺祇管放心過去。”鍾馗聽了大喜，發付土人去了。過了唾沫河，前面就是無恥山。你道此山如何布置：

不誠石壘堆滿地，沒羞巖高聳雲天。冥耳攢蹄，換打虎峰巒偃臥；張牙舞爪，脫水狼溝整間行。鬼眼松沿坡遍長，不清柏滿麓齊栽。可惜洞縱多廉，避鬼魅於焉遠去；山原有恥，畏涎臉不敢前來。

鍾馗領著陰兵，上了無恥山，圍了寡廉洞，高聲叫罵。山鬼報人後洞來，那涎臉鬼大怒道：“俺正欲滅他，他來的正好。”於是戴了一頂牛皮盔，穿了一領樺皮甲，拿了一口兩刃刀，走出洞來，罵道：“你這個醜鬼，將俺徒弟殺了，俺正要報仇雪恨，你怎麼這等大膽，還要尋上門來。”鍾馗道：“俺奉唐天子之命，端端殺汝等，怎麼不來。”說畢，舞劍便砍，正砍在他臉上，祇見他毫無驚懼，並不損傷。鍾馗道：“好壯臉也。”涎臉鬼道：“不敢自誇，將就看得過，任你刀劈、箭射、靴頭踢，總不心煩。”富曲聽的，上前道：“主公退後，待俺使箭射他。”涎臉鬼道：“咱家站定憑你射來，祇等射去了，你便罷。”這富曲自恃著百步穿楊的手段，兜滿離弓，一箭正射到他臉上。眾陰兵齊聲喝採，以為就射死了。不想他分毫動，竟像不曾射著的一般。富曲大怒，又射一箭，又射到臉上，他又分毫動。一連射了數十箭，他祇是不動，且箭都落到地下。富曲道：“奇哉，奇哉。昔日，雷萬春帶一矢而不動，人以為難，不料此鬼經數十箭，不惟射不透臉，就如莫射一般，真從古未有之臉也。”鍾馗氣的暴跳如雷，又上前去照臉亂砍，竟如剝肉餡的一般，剝了個不亦樂乎。那臉並不曾紅的一紅。鍾馗見他不動，站在白澤齊梁上，依他不怕踢的話，用油靴踢他。足足踢了一百油靴，祇覺平常。鍾馗也由不得笑了，問道：“你這臉端的是何處來的？這等堅硬。”涎臉鬼笑道：“若說起俺這臉來，卻也有原有委。當日家師婁師德，傳俺一個唾面自乾的法兒，俺想此不過祇要臉厚罷了，因此俺就造了一副鐵臉，用布裹了，漆了，猶恐不甚堅牢，又將樺皮貼了幾千層，所以甚也不怕。俺這一領樺皮甲就是貼臉剩下的樺皮做的，前日俺一時乏用，將臉當在當舖中，後來贖出去。不想他當舖中當下許多厚臉，辯不出那個是俺的。俺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，對他說道：‘你祇在石頭上狠剝，剝不破的就是俺的’。他依俺編排，將眾臉齊剝，那些臉都剝破了，惟有俺這副臉再剝不破。俺有如此厚臉，實是無價之寶，豈懼汝等這些尋常兵器乎。”鍾馗聽了，顧富曲道：“似此，當如之奈何？”祇得敗回陣來，掛了免戰牌。那涎臉鬼竟得勝回洞去了。

鍾馗對咸、富二神道：“如此厚臉，怎生破他？”富曲道：“看他本領卻也有限，祇是這副厚臉難當。怎麼設法兒誘的那副厚臉到手，便不足畏矣！”咸淵想了一會，道：“有個法兒。他所憑者那副厚臉，俺也照樣做他一副，比他的更造的加厚些。明日陣前交換，他若肯換時，他那臉俺得了。”鍾馗道：“不妙、不妙，失了一副厚臉得了一副厚臉，究竟一般，有何益處？俺換將他的來，倒把俺也成了一副涎臉。”咸淵道：“不妨，不妨。俺這副臉造時，卻要暗藏上一副良心。那良心是與涎臉相反的，他換上時，那良心發現，自然把厚臉漸漸薄了。他既臉薄，咱卻臉厚，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。”鍾馗喜得拍掌道：“妙哉計也。此惟孫悟空能之，諸葛武侯亦恐不及。”於是，依這法子造起臉來，先以生銅鑄就，中以鞋底鋪墊，外用牛皮繃了幾層，又貼了幾千層樺皮，祇是少副良心。鍾馗問陰兵，要眾陰兵道：“小的們知道良心拿到陽世間不中用，所以都不曾帶來，正有一個陰兵，名喚潘有，他有一副良心。也不是陰間帶來的，是這邊一個有良心的人，見使用不上，氣憤不過，撒別丟在街心，他捨得藏起。老爺祇問他要便了。”鍾馗遂叫進潘有來要。潘有捨不得掏出來，再三祇說沒有。眾陰兵道：“他半路裏捨的一副良心還要昧了，待小鬼們搜他。”眾陰兵將

潘有按倒在地，渾身搜遍，纔從他脊背裏搜將出來。鍾馗交造臉的，裝在臉中，看時比涎臉鬼的又厚一半。鍾馗大喜。

過了一晚，次早上陣，使陰兵前去叫罵，涎臉鬼帶了他那厚臉出來，道：“你們昨日敗陣，今日怎麼又來納命，難道還不知道孤家厚臉？”鍾馗道：“你有臉，俺就無臉？”於是將臉戴上，涎臉鬼吃了一驚，道：“怎麼他今日也有副厚臉？怪道他又敢來見俺。”祇得高聲說道：“俺的臉你們昨日都領教過了，你的臉俺今日也要領教領教。”鍾馗道：“從不吝教，祇管來領。”那涎臉鬼走上前來，兩隻腳丁字站定，舉起兩刃刀照臉砍來。祇聽得圪屠一聲響，火星亂爆。再砍第二刀時，那刀已卷刃了。涎臉鬼心中打算道：“這等看來，他的臉比俺的厚。俺若得了這副臉，可以橫行天下。”遂高聲叫道：“你那臉到也算厚。你敢與俺相換嗎？”鍾馗道：“怎麼不敢？”涎臉鬼心中暗喜，忙將臉取下來遞與鍾馗，鍾馗也將臉取下來遞與涎臉鬼，這涎臉鬼欣喜的戴上。不多時，良心發動，看看將臉皮消的薄了，涎臉鬼大驚道：“怎麼在他臉上厚，到俺臉上薄起來了？”再抹時，消的竟如紙一般，想須與現出一副良心，涎臉鬼不覺的滿面羞慚。鍾馗與富曲見他通紅的臉，知道是良心發動了，遂向前弄刀砍他。那涎臉鬼招架不住，逃回洞中。他的小鬼稟道：“大王如今羞得不敢見他們了，為今之計，祇有兩著，或齷齪鬼，或仔細鬼，大王擇一處去投奔；養一養臉再來與他們伎倆。或行或止，大王快些定奪。”涎臉鬼道：“罷！臉已丟了，還論甚麼行止！不如俺尋個自盡好。”於是，提出刀來，自刎而死。這正是：

但得良心真發動，果然有臉不如無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